

元高麗紀事

總發售處

北平隆福寺街 文殿閣書莊

(國學文庫第四拾參編)

舊



由國家圖書館數位化、典藏

(國學文庫第四拾參編)

元高麗紀事

總發售處

北平隆福寺街

文殿閣書莊

據廣倉學窖叢書重印



(實價國幣參角)

元高麗紀事

太祖之十三年。天兵至高麗。其王降。通使歲貢。十九年。盜殺使者。遂絕不來。太宗三年。討之。王瞰又降。置京府縣。達魯花赤七十二監之。而班師。明年。盡殺朝廷所置官以叛。保海島。遣帥問罪。帥中傷死。軍回。七年。八年。九年。連以兵拔其城甚多。十年。瞰遣人奉表。詔徵。瞰以母喪。辭詔朝。明年。終不至。定宗之二年。憲宗之三年至七年。伐不已。世祖中統元年。王僕歸款。且言出水就陸。詔罷征。二年。世子植朝。至元元年八月。植以王朝京師。六年。其令公林衍廢植。立安慶公。自渙者。遣國王頭釐哥。以兵撫定。詔植復位。偕渙衍入朝。植受詔。得還爲王。且來觀。渙衍不至。七年。討衍。師壓境。衍已前死。國人滅其族。朝廷因又設官監其國。無何。植之族承化公三別抄叛。朝廷又遣將破斬之。餘黨金通精走耽羅。尋亦擒誅。植始歸其王京者居焉。是後。王來世子入侍。寵錫使蕃至尙主。爲王宮。



賜功臣號。至于今。渥澤益以加。列聖之涵濡煦嫗者至矣。匪頒貢獻。語在禮典。茲第書軍旅之事。而附以耽羅焉。

太祖皇帝十一年丙子。契丹人金山元帥六哥等。領九萬餘眾。竄入高麗侵擾。十二年丁丑。九月。攻拔江東城池拒守。

十三年戊寅。上遣哈只吉。劄刺等。領兵征之。高麗人洪大宣詣軍降。與哈只吉等一同圍攻。高麗王瞰奉牛酒出迎王師。始行歸行之禮。且遣樞密院使吏部尚書上將軍翰林學士承旨趙冲來助。併力攻滅六哥。劄刺與冲約爲兄弟。以結世好。請歲輸貢賦。劄刺曰。爾國道遠。難于往來。每年可遣使十人。賚特赴上。是年十二月二日。劄刺移文取兵糧。高麗王送米千斛。

十四年己卯。正月十三日。高麗遣知權閣門祇候尹公就。中書注書崔逸。奉結和牒文。送劄刺行營。十四日。劄刺遣人答謝。以固和意。高麗王以侍御史朴時允爲接伴使。迎之。二十四日。遣蒲里岱也持詔。使高麗宣諭。國王迎拜設宴。九

月十一日。皇大弟國王及元帥合臣副元帥筭刺等各以書令宣差大使慶都忽思與東眞國懷遠大將軍紇石烈等十人抵高麗促其入貢。高麗尋以方物來進。

十五年庚辰九月大頭領官堪古若著古歟與東眞二人復持皇大弟國王書促高麗來貢復以方物上。

十六年辛巳七月宣差山木鵠等與東眞等四人傳旨諭高麗以伐女眞事。高麗王奉表陳賀。八月十月著古歟喜速不瓜等先後使高麗。元史外夷傳。十月喜速不瓜等繼使焉。

十七年壬午十月詔遣使著古歟等十二人探高麗納款之實。

十八年癸未八月宣差山木鵠與東眞十二人奉皇大弟國王書復催貢尋獻方物。

十九年甲申二月宣差著古歟等復使高麗十二月又使其國中途爲賊所害。

二十年。

二十一年。

二十二年。戊子年。

太宗皇帝元年。

二年。積杜絕信使。元史外夷傳。太宗三年八月。命撒禮答征其國。國人洪福源迎降于軍。福源所率編民千五百戶。

三年辛卯九月。上命將撒里塔火里赤領兵爭討。國人洪福源迎軍投降。附近州郡亦有來歸者。撒里塔火里赤卽與福源攻未附州郡。撒里塔火里赤又差阿兒禿與福源赴其王京招其主王瞰。瞰遣弟懷安公請和。隨置王京及諸州郡達魯火赤七十二人鎮撫。卽班師。十一月二十九日。元帥蒲桃迪巨唐古等三人領兵至其王京城。高麗瞰遣監察御史閔曠。郎中宋國瞻等奉牛酒迎之。十二月一日。高麗王瞰遣曠。詣元帥行營問勞。二日。曠與元帥下四十四人入。

王城付文牒。五日國王瞰遣懷安公王挺軍器監宋國瞻等詣撒里塔屯所犒師

四年壬辰正月遣使持璽書諭高麗三月高麗遣中郎將池義源錄事洪臣源金謙等賚國贐文牒送撒里塔屯所四月國王瞰遣將軍趙叔璋御史薛順等奉表入朝五月復降旨諭高麗六月本國叛殺各縣達魯花赤率王京及諸州郡人民竄於海島拒守洪福源集地界四十餘州縣失散人民保聚俟天兵來援八月降旨復遣撒里塔火里赤領兵討之至王京南處仁城攻擊撒里塔火里赤中流矢卒別將鐵哥火里赤領兵回其已招降之地復令福源管領屯於各處十月國王瞰遣將軍金寶鼎郎中趙瑞璋上表陳情

五年癸巳四月二十四日諭王瞰悔過來朝詔曰汝表文奏告事理具悉率詔妄推託之辭彼此有何難知汝若委無詔妄可來朝觀自昔討平丹賊殺訖劄刺之後未嘗遣一人赴闕爾等曾無遵依大國法度施行此汝之罪一也賚擎

長生天之訓言省諭。去者使命。爾等輒敢射回。此汝之罪二也。爾等又將著古歟謀害。推稱萬奴民戶殺壞。若獲元告人。此事可明。如委係萬奴將爾國排陷。朕命汝征討萬奴。爲何逗遛不進。此汝之罪三也。命汝進軍。仍令汝弼入朝。如此明諭。爾敢抗拒不朝。竄諸海島。此汝之罪四也。又令汝等民戶俱集見數。爾稱若出城計數。人民懼殺。逃入海中。爾等嘗與天兵協力征討。將爾等民戶誘說出城。推稱計數。妄行誅殺。輒敢如此妄奏。此汝之罪五也。除此罪之外。爾等詔妄過惡。豈可勝言。長生天之訓言省諭去時。不爲聽從。欲行戰爭。仰賴上天之力。攻破城邑。將執迷不降之人。殲勦者有之。或伏降出力之人。雖匹夫匹婦。未嘗妄殺。爾之境內。西京金信孝等所管十數城。應有人民。依奉朝命。計點見數。悉令安業住坐。除外普天下應有民人。何啻億萬。悉皆輸貢。按堵如故。爾或未知信。可遣使前來。朕將令爾觀之。朕惟天之聖訓省諭之後。將爾等憫恤思濟。爾等曾未之悟。竄之水中。引惹爭戰之語。良以此爾。止託天之威力。克取爾。

國。固亦小端。爾等或存或亡。初無利害。朕惟上天聖訓省諭之後。欲令爾等輸貢服力。今則汝若不爲出海來朝。苟避一時之難。我朝何如。上天其監之哉。以爾拒命不服。申命大軍數路進發。以爾反覆二心。惜乎服力之兆民。妄遭殺戮。斯民垂死之際。莫不憾恨。歸咎於汝。底於滅亡也。汝欲六師還旆。汝可躬領軍兵。進討萬奴勾當。爾或堅執不朝。又不躬行征討。自陷罪惡死亡之地也。止緣萬奴勾當及汝詔妄之故。世間眞僞。朕胸中了然矣。爾與黎民灼然可見之事。何難之知。數皆何喪。定不可逃。以致爾等自貽其咎。自抵滅亡耳。十月。瞰復遣兵。攻陷已附西京等處降民。亦刦洪福源家。時福源以前爲高麗所侵。後爲女真契丹等賊來攻。福源上言訖。領降民遷居遼陽等處。

六年甲午五月一日。賜高麗降人麟州探問神騎都領洪福源金牌。俾領元降民戶於東京居住。初。福源率編民千五百戶來降。且有請曰。若大事底於成。天子當念臣愚忠。其或敗事。願就地弗敢辭。至是有旨。以元降民戶令福源管領。

復諭之曰。爾能戮力效職。則後降者皆令爾領之。是日遣使持璽書諭高麗國未降人民節該若將高麗國王王瞰及元謀構起戰爭人員執縛來朝者與先降洪福源一同優加恩恤任用若天兵圍守之後拒我者死降我者生其降民悉令洪福源統攝。

七年乙未命將唐古拔都魯與福源同領兵征高麗。攻拔龍岡縣鳳州海州洞州九月山城慈州等處。

八年至九年攻拔歸信城金山城金洞城。

十年戊戌五月十二日降旨宣諭高麗新降人趙玄習李元祐等時玄習輩率二千人迎軍降。命東京安置受洪福源節制且降御前銀牌使玄習等佩之以招來降戶民尋又有李君式等十二人來降亦依玄習例撫慰之且諭唐古就活里察時磨里地取洪福源族屬十二人付之。十一月二十四日瞰遣其將軍金寶鼎御史宋彥琦等奉表入朝。

十一年己亥四月奉旨遣寶鼎僚屬校尉黃貞允義州別將朴希實從詔使先還五月一日降詔徵瞰入朝曰前來頒降長生天之聖訓去後爾不爲聽從爲爾不行省悟是以出軍進討明致天罰爾又不卽迎軍出降並無出力供職之辭乃敢竄諸海島苟延殘喘昔降宣諭命汝親身入朝卻令還國此詔見在彼中若能欽依元降詔旨躬親赴闕所有一切法制宣諭了畢卽當班師爾等違背詔書輒來奏告乞令軍馬回程於理未應此非爾等之罪也如此詔諭爾等或有違貳我朝安能知之上天其監之哉十一日詔告取洪福源族屬六月瞰遺其禮賓卿盧演禮賓少卿金謙充進奉使副奉表入朝九月寶鼎彥琦從詔使還國十月十三日降旨宣諭瞰曰據來具奏悉云緬貢誠忱輒申感戴已具陳於前表據回降宣諭已令元使賚去又奏先妣柳氏傾逝仰瞻天闕未由所訴如有所奏實能拜降出力仰於庚子年親身朝見但有條畫事件至日省諭如違元表誣奏我國焉能知上天其監之十二月十二日瞰遣其新安公王愷

與寶鼎彥琦等一百四十八人奉表入貢。

十二年庚子三月。敵遣右諫議大夫趙修。閣門祇候金城寶等奉表貢獻。五月。詔諭瞰曰。所奏事具悉。語皆不實。如果無虛詐。爾等若能依元奏之事。又何難見。止爲合車。苟刺已死。奏此詔妄之語。知此事之人俱在。爾等所奏。先曾出力之事。我非童稚。豈能欺我哉。自先出力之事。我亦知矣。來章贊祝。更復何言。我國處正宣諭如此。依其所奏。悉能無二。固可嘉尙。若果無二心。遷出海島民戶。悉令見數。如差去使臣未到間。切勿令出。候使到日。然後出遷。令使臣一一點數。據諭去使臣來到間。切勿令之出言。爾等勿謂不令出海。止是伺候使臣到日遷出。仍令一就點數民戶畢。然後出海。其自外而入者。或有舊居隨處島嶼人民。亦仰依例遷出。據海內所有房舍。盡令燒毀。爾等必有再往之意。如再入海。必有拒敵之謀。若將民戶數目隱匿。依大朝條例治罪。其民戶見數畢。據合出禿魯花人數。然後明降諭去。出海撫定之後。別無詳細細人使。繼歲取發貢賦。

如不出海。以大軍攻取。又昌朔州民戶來賓。爾等輒將家口殺掠。據擅行殺掠之人。豈非罪歟。將爲首始謀。萬戶千戶官員人等。仰捉拏發遣前來。爾等既稱一國。一國之中。豈有此事。彼處被刦落後流移人數。盡數刷集分付。如將行刦之人。不行捉拏發遣。及將流移民戶。故不起發。豈爲出力供職之事耶。如爾等教令殺掠。故不捉拏。若不曾教令。必捉拏分付。著古歟之事。當時爾等特賴亏加下所違德愆。除已發罪訖。卽目猶似亏加下出理。伐亏加下罪時。曾助多少軍馬。今後既爲一國。凡有來賓人民。邀當匪當也。若將大國條畫抗拒。必有叛背之意。遷出海島。點數民戶。出禿魯花。捉拏有過之人。惟此四事諭去。何足多言。如能出海。數見戶數。出禿魯花外。凡有條畫。至是省諭及汝弟恮口奏告。有兄瞰令奏。凡有皇帝聖訓。必不違背。據奏過事目別錄付去。汝當知之。如此宣諭。卻行不出海島。來奏云。必不違背。如是卻違前言。我國焉能知。上天其監之。十二月。瞰遣其禮賓少卿宋彥琦。侍御史權遠。充行李使入貢。是歲。攻拔昌州。

等處。

定宗皇帝二年丁未。將命阿母侃與洪福源一同征討。攻拔威州平虜城。

己酉年八月十五日。皇后太子懿旨宣諭王轍曰。貴由皇帝丙午年閒。爾等來時。不遵上天聖訓。成吉思皇帝聖訓宣諭。爾等並不欽依二帝明諭。尙有不從之人。我之訓言。焉肯聽從。果欲稱臣出力供賦。務要安居樂業。遷海島。依先降聖旨。親身朝見。來時宣諭大條例如何可憐之事。我自知之。爲此據爾所奏表文。不曾回降聖旨。卽時遣還。又省會軍前使臣。若延緩不出海島。速便征討去者。旣爾奏言爾等遷出。此上不曾進征。昔知爾等甚多詔妄。未必遷出。信其虛誕推託之辭。遽止六師。元戎大將悉加譴責。如果無貳。果必遷出。勿令征討。如明諭。今歲又不遷。更無疑貳。卽進征。久知爾等數爲詔妄。皇帝親爲詰問。爾等並無一辭。以此罪歸爾等累奏表文。俱是已嘗諭去。皇帝御前。爾等尙爲隱諱。爾等合車箚刺二人已死。計我何知。我非童稚。豈能欺我焉。知此事之具臣俱有據。

爾等射回使命禾者。并殺訖著古歟之事。顯然可知。如委的出力供賦。果無二
心。於壬辰年。令隨從撒兒塔征討萬奴。爾等卽卻違背。遷入海島。既居海內。卻
奏親身欲往朝見。遷出海島。累以詔妄。又奏親欲往朝見。亡其父母。懼此不
能去得。明見爾等推託虛妄。遷出海島。令使臣塔海一一見數。爾等並不遵奉。
累積多罪。明降宣諭。終不悔悟。若委出力供職。於庚子年間。親身朝見來者。如
此明諭。去來今日。又如昔違皇帝聖訓。給我何知何聞。爾等固爲輕忽。曩者皇
帝責由皇帝。屢責爾等之事。亦嘗聞之。宣諭爾等訓言文字。并爾等所奏表文。
我國俱有。知此事之具臣亦在。少我何知。恣行詔妄。苟安一時。爲爾等數爲虛
妄。廣罪釁。若數其事。計之無窮。宣諭爾等訓言爾國。不無所降宣諭。遵奉無違。
如依來奏。遷海島。點數民戶。親身朝見。出力供職。依諸國例。令爾等安業住坐。
如此宣諭。卻違天聖訓。成吉思皇帝聖旨。故立遵奉。若違元奏。給我何知何能。
討滅爾國之事。我國焉能知。上天其監之哉。

憲宗皇帝三年癸丑。命宗王耶虎。與洪福源。同領軍征高麗。攻拔禾山城。東州。春州。三角山城。楊根城。天龍城等處。

四年甲寅。改命劄刺鶻。與洪福源。同征高麗。

五年。六年。七年。連歲攻拔光州。安城。忠州。玄鳳。珍原。甲向。王果等城。

八年戊午。三月。命洪茶丘領兵。從劄刺鶻。同征高麗。

世祖皇帝中統元年庚申。四月二日。降旨宣諭高麗國王僕曰。朕祇如天命。獲承祖宗休烈。仰惟覆燾。一視同仁。無遐邇大小之間也。以爾歸款。旣冊爲王。還國。今得爾與邊將之書。因知其上下之情。朕甚憫焉。凡所懇祈。區處於後。一。

出水就陸。以便民居事。此朕素所喜也。今時方長育。不可因循。自誤歲計。更當勸課農業。以阜殘民。一。軍馬侵擾事。若畱軍壓境。不無騷動。已勅將領。卽日

班師罷征。其體朕兼愛之心。毋自疑懼。自前年春二月。被虜逃來人民乞放還事。已下有司遍行刷會。自言約之後。逃虜人等令歸國。到可收係存恤。一。

凡爾國中應有作過罪犯者。欽依已降赦文施行。一。軍民擅掠民物一絲者。具以實聞。依條斷罪。六月。復降詔。諭僕曰。卿表請附奏六事。一皆允俞。衣冠從本國之俗。上下皆不更易。行人惟朝廷所遣。禁止餘使不通行。古京之遷遲速。要當量力。鴨綠之撤屯戍。秋以爲期。元設達魯花赤一行人等。俱勅西還。其自願託迹於此者。十餘輩。事須根究。今後復有似此告畱者。斷不準從。朕以天下爲度。事在推誠。易不云乎。安土敦乎。仁故能愛。其體朕懷。毋自疑懼。

二年。四月十九日。高麗世子植入朝。八月三日。上賜世子植玉帶一。遣侍衛將軍勃立札。禮部郎中高逸民。護之還國。九月。僕遣侍御史張鎰。奉表入謝。十月。朝廷遣阿的迷失。焦天翼。持旨。諭以開榷場事。二十九日。使回。

三年。三月七日。張鎰受旨還。四月五日。僕遣左諫議大夫朴倫。郎將辛洪成等。奉表入朝。八月十八日。進奉使朴倫等。受旨還。宣賜西錦三段。閒金熟綾六段。十月二十九日。詔諭國王植曰。大小分殊。當謹畏天之戒。往來禮在。要知懷遠。

之心。卿自東隅。臣屬上國。因而家之有難。越其境以來歸。特侈新封。俾還舊服。凡有祈請。無不允從。如弗易衣冠。班收軍戍。去水而就於陸。在虜者聽其歸。若此甚多。難於具悉。豈其弗諒。動則肆欺。向許貢於珍禽。已乖素約。頃少徵於銅貨。又飾他辭。陸子襄一羈旅也。愍骨肉之睽離。降綸綺而理索。輒爲拒命。是誠何心。茲小事尙爾見違。於大節豈期可保。凡遠邇諸親附之國。我祖宗有一定之規則。必納質而籍編民。置郵而出師旅。轉輸糧餉。補助軍儲。今者除已賞納質外。餘悉未行。卿自有處。必當熟議。庸俟成言。其歲貢之物。依禮入進。毋怠初。心以敦永好。

四年六月。聖旨諭植曰。省表具知。朕嚮以細事。見卿之心未孚。故有責備之報。今茲來復丐。俟民生稍集。然後惟命。辭意懇實。理當俞允。朝貢物數。亦宜稱其力焉。第凡所言者。能踐與否。卿其圖之。

五年正月。諭高麗回使。令其主植。躬朝闕廷。四月十一日。遣必闔赤古乙獨。賚

勅使高麗徵植入朝曰。朝覲會同國家之大典也。朕粵自纘承不緒於今五年。第以兵興之故有所未暇。近西北諸王率眾歸附。擬今歲朝王公羣牧於上都。卿宜乘駟而來。庸修世見之禮。尙無濡滯。其體朕懷。五月十六日。植遣其借國子祭酒張鎰與古乙獨入朝。八月十一日。植親朝。九月十六日。遣郎中路得成。以改中統五年爲至元元年聖旨赦書各一道。與植郎將庚允紹頒於其國。十二月二十三日。遣還國。此後歲貢詳見春官。

至元三年八月。遣國信使兵部侍郎黑的。禮部侍郎殷弘。計議官伯德孝先等奉旨至植國。諭以日本國通好事。詔曰。今趙彝奏海東諸國。日本與高麗爲近鄰。典章政治有足嘉尚。漢唐而下亦或通使中國。故特遣使持書以往。得遂通好爲嘉。苟不諭此意。以至用兵。其孰好之。至於導達去使。以徹彼疆。開悟東方。嚮風慕義。茲事之責。卿宜任之。勿以風濤險阻爲辭。勿以未嘗通好爲解。勿以恐彼不順命有阻去使爲託。卿之忠誠。於此可見。卿其勉之。十二月。植遣其樞

密院副使宋君裴。借禮部侍郎金贊等。與黑的持書赴日本國。

四年二月十九日植遣宋君裴。金贊等奉表與詔使黑的。殷弘等入朝。六月十日奉旨復遣黑的與君裴等還諭以日本國通好事。詔曰向聞卿之東鄰有日本國故命使而往招懷特委卿遣介鄉道不意卿以辭爲解遂令徒還意者日本既通必盡知而國虛實高麗之人在茲者爲不少何見之遲且天命難諱人道貴誠與其用智數而苟延何若推至誠以保終始惟卿前後食言多矣不待縷數而自知焉今日本之事一以委卿凡我朝所行卿之所信服者當俾官詣彼宣布以必得要領爲期況卿嘗有言聖恩天大誓欲報效此非報效而何今遣兵部侍郎黑的禮部侍郎殷弘持詔赴卿其體朕倚注之意勿復遲疑九月十一日植遣其起居舍人潘阜書狀官李挺充國信使持書詣日本國十月十日光祿大夫中書右丞相安童致書於高麗國王曰卽日冬寒敬惟起居多福今茲發使臣詣日本國聖上倚注於執事甚厚朴尙書乞差官監視登舟方欲

擬遣閒。聖上既已委高麗國王。不必更有所遣。執事宜有以副聖上倚注之意。期於必成。是所望也。餘惟慎令調護不宣。

五年正月二十八日詔諭王植曰。朕惟天道難謀。人道貴誠。而卿之事朕。率以飾辭見欺。朕若受其欺而不言。是朕亦不以誠遇卿也。故與卿弟渙面數其事。無有所隱。向卿自請撤兵三年。當去水就陸。撤兵之請久已從之。就陸之期。今幾年矣。以前言無徵。是用爲問。卿意必曰。舍險卽夷。則慮致不虞。或未取信。聽其所止。惟我太祖成吉思皇帝制度。凡內屬之國。納質。助軍。輸糧。設驛。供數戶籍。置達魯花赤。已嘗明諭之矣。繼有來章。稱俟民生稍集。然後惟命。稽延至今。終不以成言見報。聞汝國之政。例在左右。得非爲所梗蔽。使卿不聞歟。抑卿實聞之。而未之思歟。是豈愛而身立而國者也。且納質之事。自我太祖皇帝。王綽等已入質。代老補亡。固自有例。其驛傳亦粗立。自餘率未奉行。令我朝方問罪於宋。其所助士卒舟艦。自量能辦多少。輸糧餉則就爲儲積。及達魯花赤戶版

之事。卿意爲何。今特遣北路總管兼大定府尹于也孫脫。禮部郎中孟甲。持諭以往。當盡情實。令海陽公金俊。侍郎李藏用。賚表章。與去使同來。具悉以聞。三月二十二日。于也孫脫。孟甲等至高麗。四月五日。植遣其門下侍郎李藏用奉表。與于也孫脫等入朝。五月二十九日。有旨。諭李藏用。若曰。我太祖成吉思皇帝。降諸國之制度。以出軍助戰事。降詔於爾國。爾國不以軍數分朗其表。乃以模糊之言來奏。是以王縡奏云。爾國王所嘗有四萬軍人。又雜色可僉一萬軍。共有五萬軍。故朕作日就勅爾等云。王所不可無軍。以一萬畱衛。以四萬助戰。爾等奏云。王所無爾等許軍。縡之言非實。若未信誠。遣使與縡偕往。一小點數。若實有四萬軍。則罪在我輩。惟聖裁。若無四萬軍。則其妄說之人。亦惟聖裁。若爾等初以分朗之言來奏。則朕何言。爾等以模糊之言來奏。故朕有此言。此乃縡之言乎。又勅云。今此勅書往諭於爾王。速以多少可出征軍數。回奏。疑爾等既往姑息之計。又復稽延。欲聞爾等端的之言。將遣人督之。若又不以端的之

言奏來。則將有損害於爾國。又勅令出軍。爾等必疑將出何地。是乃或欲南宋。或欲日本爾。若徵爾馬牛。則當辭難。爾等常用舟楫。何難之有。君臣一家。爾國有事。朕不救乎。若朝廷將出軍於何地。爾等亦出師助戰。是常理也。今此軍事。將詔諭爾主。其舟艦之事。則爾等備言之。當造舟一千艘。其一千艘能涉大海。可載三千四千石。新而堅好者。若苟備名數。而有舊裂或小有朽者。則朕亦知之。藏用奏云。舟艦之事。今已奉命。卽便廉副。但促之。則雖大有舟材。人民殘少。恐不卽期。上又云。朕又於爾等有言。三皇五帝堯舜漢唐之道。朕何必言。爾等讀書皆知之。朕取近事言之。爾等亦當知之。往者河西王。於成吉思皇帝之世。納女請和。乃曰。皇帝若征女眞。我爲右手而助之。若征回回。我爲左手而助之。後成吉思皇帝回兵。討河西而滅之。藏用奏云。往者臣國有四萬軍。三十餘年。死於兵役。殆盡。今只有牌子頭五十戶。百戶。千戶之類。雖有其職。但虛名而無軍卒。上曰。死者有之。生者亦有之。爾乃年老誠之人。爲此無端之言耶。藏用奏

云。果如聖勅。蒙賴聖德。自停兵以來。有生長者。但僅十歲也。上又曰。自爾國來者。言海中之事。宋則如得順風。可兩三日而至。日本則朝發而暮至。言是者。乃高麗人與南人也。舟中載米。海中捕魚而食之。則豈不可行乎。縛復欲言軍事。藏用云。至尊之前。何必爭說如此。遣使可驗。上謂縛曰。言已畢矣。又勅藏用云。歸。可以此言諭爾王。七月二十日。詔都統領脫朵兒。武德將軍統領王國昌。武略將軍副統領劉傑等。使高麗。與其來朝者大將軍崔東秀偕行。八月至其國。植出昇天府迎之。蓋諭以閱軍造艦也。詔曰。卿遣東秀來奏。備兵一萬。造船一千隻事。今特遣明威將軍都統領脫朵兒。武德將軍統領王國昌。武略將軍副統領劉傑詣彼。整閱軍數點視戰艦。其所造船隻。聽其指畫。如耽羅。已與造船之役。不必重煩。如其不與。卽令別造百艘。其軍兵船隻。整點足備。或往南宋。或日本。逆命征討。臨時制宜。仍仰差去官先行相視黑山日本道路。卿亦差官護送導達。九月。復遣黑的等。使日本。命植導送。詔曰。卿來奏表。潘復等奉命日本。

不得要領而還。未副聖慮。惶懼實深。朕謂向委卿導達去使。若送至日本。彼或發還。或畱滯。責不在卿。乃飾以僞辭。中道而還。卿前稱大洋萬里。風浪蹴天。不可輕涉。今潘阜何由得達。可羞可畏之事。卿已爲之矣。復何言哉。今茲表奏。遣使至日本。逼而送還。此語又安足取信。今朕復遣中憲大夫兵部侍郎國信使黑的。中順大夫禮部侍郎國信副使殷弘等。充使以往。期於必達。卿當令重臣導送。毋致如前稽阻。十二月。植遣其知門下省事申思全。禮部侍郎陳井。起居舍人潘阜等。從國信使黑的等。赴日本。借禮部尙書張鎰奉表。與脫朵兒來。六年正月。植遣其大將軍康允紹奉表。奏芟夷權臣金俊。金冲等。三月十六日。植復遣申思全奉表。從黑的來朝。四月二十日。植遣其世子愬入朝。七月。遣使相視耽羅道路。詔植曰。曾有人云。若至耽羅。欲往南宋。并日本。海道甚易。今復遣明威將軍都統領脫朵兒。武德將軍統領王國昌。武略將軍副統領劉傑。就彼整點卿所備軍兵船隻。并先行相視耽羅等處道路。當應副大船。可選堪委。

見職正官。務要引送導達。以副朕懷。八月。植世子愬來。言臣下擅廢置其君。遣
斡朵思不花。詳問之。詔曰。諭高麗國文武臣僚。據世子愬來奏。本國臣下。擅自
將國王廢去。其弟安慶公湧立爲國王。朕初聞之。以爲誠僞無徵。未可深信。國
王植嗣位以來。未聞有過。苟有過失。諫而不悛。當控告朝廷。以聽我區處。不有
朝廷臣下擅自廢置。瓦古以來。寧有是理。今遣使臣斡朵思不花。李謌等。前去
詳問。若傳聞之誤。王身無災。於汝何責。如其果然。敢有將國王與世子并其餘
屬。一有戕害者。朕必無赦。汝等其明諭朕心。審視臣節。當條具以聞。二十五日。
斡朵思不花等至高麗。九月七日。高麗國樞密院副使金方慶奉表。從斡朵思
不花等入朝。二十二日。樞密院御史臺奏。世子愬稱。若去出征。能辦三千軍糧
草。更比及就得此糧。此間先準備五箇月糧。於事爲宜。又說如令先一千軍入
境。不可不令我等同往。若止軍行。則恐其人驚駭。逃往他境。若我等同往到彼。
先令使臣將曉示文書。令其勿懼。如此撫諭而入。於事爲宜。又李宰相來時。彼

人有言。若十月二十日閒不回。我等往他境矣。今不遲緩。必須卽去。奉聖旨。卿等與中書再議。既世子欲與軍一處入討。何妨令早入其地。又脫脫兒求馬合答奏。臣等與省官商議。脫脫兒并千戶二人亦自聰明。一行二十人。且令在彼屯駐。馬匹合與。奉聖旨。卿等如此議定。可斟酌與之。二十五日。授高麗世子愬。以特進上柱國。詔曰。勅高麗國世子王愬。卿弼承乃父。屏翰我家。再修朝覲之儀。益見忠勤之志。念汝邦之未輯。庶東土之有依。優錫寵光。用章藩嫡。授特進上柱國。尙加恭恪。用副眷懷。是月。抄不花奉旨。於王縡。洪茶邱所管戶內。僉起軍士。差斷事官別同瓦。馳驛於縡。茶邱所管。至元六年。實科差戶內僉起立百戶牌子。整點足備。限十月終。東京取齊。交付樞密院收管。實得三千三百人。是月。遣國王頭鞏哥率兵。撫定高麗。詔諭高麗國官吏軍民曰。以爾國權臣。擅行廢立。特遣國王頭鞏哥等行中書省事。率兵東下。撫定汝國。惟首是問。自餘吏民。一無所及。惟爾有眾。咸當安堵如故。詔諭之後。其或妄生疑懼。亂行叛竄。必

加俘略。若爾等悉遵約束。安守舊業。已勅將帥嚴申兵律。不致侵擾。及召植并安慶公溫林衍等入朝。詔曰。諭高麗王王植及僚屬軍民。頃以王植稱疾。擅立安慶公溫。權總國事。遣使爲問。今始還言。林衍稱此事。俱權臣所爲。臣位居七人之下。有何權力。能行此事。果行此事。當出眾臣。若其不然。事止於此。卽今豈不明見乎。據汝所聞之言。其人向汝所說。是朕如此亦聞皆汝所爲。汝言卽今豈不明見。此言亦是。然不可不辨。今遣中憲大夫兵部侍郎黑的。淄萊路總管府判官徐世雄。特詔國王王植。安慶公溫林衍等。限十二月初十日。同詣闕下。面陳情實。朕聽其是非。自有區處。且聞王植無恙。植之存亡。尙所未保。必親來觀。朕方可信。已遣頭輦哥國王等。率兵壓境。如逾期不至。卽當躬詰首惡。進兵勦戮無疑。十一月二日。樞密院奏議征高麗事。初五月閒。馬亨呈。臣亨謹奏皇帝陛下。高麗本箕子所封之地。漢晉皆爲郡縣。今雖來朝。其心難測。竊聞先曾有旨。令量力出居陸地。至今不出。去歲遣使和好。本爲親仁善鄰之道。今高麗

謀稱飾詞。有違上命。夫鄰國不知鄰國之事情者。未之有也。南宋見執郝經。今又遣使於日本。萬一逆上命。有失威重。後雖起兵。地限滄海。勝負難必。故千鈞之弩。不爲鼷鼠而發。於今不若嚴兵假道於高麗。以取日本爲名。乘勢可襲高麗。定爲郡縣。安撫其民。可爲逆取順守。就用本國戰船器械軍旅。兼守南宋之要路。缺日本往還之事。此萬全之勢也。今遲之。恐聚兵於島嶼。積糧於海內。廣被固守。不能搖矣。此不可不察也。亨又言。今既已有釁端。不宜動兵伐之。動而得勝。亦不爲善。萬一不勝。上損國家之威。下損士卒之力。彼恃江山之險阻。積糧於海內。謹守不動。何計取之。今高麗有十年之銳。恐朝廷攻伐日本。必有滅虢之心。又節次有違上命之罪。深不自安。如履薄冰。所以無故而待動也。今若發兵。如虎入山。抱薪而救火。此實不可爲也。亨謂。如有來進表文。所告情節。卽宜遣使寬赦其罪。減免進奉。安撫其民社。仍召執政者一二人至。則數南宋之罪惡。欲與戮力一心。同聲伐罪。所遣使於日本爲親仁善鄰之道。亦是此意。

宜以此語溫恤其來者。庶幾感慕聖旨。以成大舉。待南宋已平。再審他志。廻兵誅之。亦未爲晚。是一舉而兩得也。可爲全勝之策。今便發兵。彼亦以兵應我。是生一敵國也。前樞密院經歷馬希驥亦言。今之高麗。乃古新羅百濟高句麗三國。併而爲一也。大抵藩鎮權分則易制。諸侯強盛則難臣。古今之通義也。曩者詔命遣信使。垂恩於日本。陰謀沮壞。遷居民。捨水而就陸。亦不聽從。此時亦易有恃山水之固。自爲强大。抗拒之萌。已見矣。蓋爲臣下權太重故也。近者不請上國。擅自廢立法。當不容。然治遠邦者。不牽於常制。安反側者。務要於從權。今者小國事已如斯矣。我朝誠宜熟議。希驥以謂。若釋罪就封。上國不爲姑息之政。或興兵致討。三軍恐無全勝之功。合無兩釋。取其酌中。止鞠廢立謀臣之一夫。赦誥誤諸人之重罪。驗彼州城軍民多寡。離而爲二。分治其國。使權侔勢等。自相維制。則我國徐議良圖。易爲區處耳。如是。則彼人人必懷聖朝寬宥之大恩。其國不削而自弱矣。昔漢之主父偃。削諸侯權。是其議也。況高麗邊陲殘類。

海嶼遠方。不聞朝廷之聲教久矣。宜從寬恕。許令自新。亦我上國懷遠安邊勝殘去殺之意也。今倘捨此而不爲。或以威力追召。或以積兵進取。萬一小國權臣恣凶作逆。阻山恃水。與宋連衡。拒守海嶼。我聖朝雖有雄兵百萬。未可以歲月下之。甚非大國之利也。不以人廢言。不以言害直。千慮一得。倘有所取。亦臣子之萬一。至是樞密院具以聞。奉聖旨。卿等以爲何如。參政缺名回奏。已行之事終是。各人用心。其言必須聞奉。十七日。黑的等至高麗。二十三日。植受詔復位。是日。植遣借禮部侍郎朴杰。從黑的等。奉表入朝。十二月十九日。植來朝。

中統七年正月十五日。詔諭高麗國僚屬軍民。以討林衍之故。詔曰。朕卽位以來。憫爾國久罹兵亂。冊定爾王。撤還兵戍。十年之間。其所以撫護安全。靡所不至。不圖亂臣林衍。自作弗靖。擅將國王植廢易。脅立安慶公濬。詔令赴闕。復稽延不出眷。惟王植。實朕所立。今輒爲林衍所廢。豈可釋而不誅。已遣行省。率兵東下。惟林衍一身是討。其安慶公濬。本非得已。在所寬宥。自餘脅從詿誤。一無

所問。惟爾臣庶。當謀去逆效順。有能執送林衍。或戮以獻。雖舊在惡黨。亦必重增官秩。自餘拔身歸命。密輸忠款者。咸當量功遷賞。如或執迷不復。同惡相濟。至加以兵。雖悔何追。朕之本心。務在存爾世封。保爾黎庶。不欲重罹塗炭。故豫爲告勅。使知所處。惟爾臣庶。其審圖之。二月十六日。遣軍送植就國。詔曰。諭高麗國官吏軍民。朕惟臣之事君。有死無二。不意爾國權臣。輒敢擅廢國主。彼既驅率兵眾。將致爾眾。危擾不安。以汝黎庶之故。特遣兵護送國王植還國。奠居舊京。命達魯花赤往鎮撫。以靖爾邦。惟爾東土之民。不知爲汝之故。必生疑懼。爾眾咸當無畏。按堵如故。已別勅將帥。嚴戒兵士。勿令侵犯。如或妄動。汝妻子。爰及汝身。當致俘略。宜審思之。初有旨。令頭鞏哥行省駐西京。而以忙哥都趙良弼充安撫使。與植俱入其京。既而復令行省入其王京。而以脫脫兒。充其國達魯花赤。罷安撫司。十七日。中書省奏。高麗王王植。奏乞朝廷差一人。植遣二人。特旨召林衍來朝。臣等謂彼中方疑。或不須差人。俟大軍壓境時。令東省移

文與之。五月六日。東京行尙書省軍近西京。遣徹徹都等同植之臣鄭子嶼等。
特省劄召高麗國令公林衍。十七日使回言。衍於二月二十五日已死。子惟茂
襲令公位。五月十五日。高麗國侍郎洪文系。尙書宋松禮殺惟茂及衍婿崔宗
昭。十六日。惟茂弟惟裯自剄。元史外夷傳。惟茂弟惟裯自剄。衍黨裴仲孫等復
集餘眾立植庶族承化侯爲王。竄入珍島。二十一日。大軍次王京西闕城。遣人
收繫林衍妻子。二十三日。行者與植議定。遷江華島居民於王京。二十四日。累
與植議就江華島。宣詔撫綏士民。及諭諸疑貳者。植弗從。二十七日。植入居其
舊京。二十九日。植始聽從。六月一日。植遣人報。有先自天朝逃來一翼軍。與高
麗兩翼軍叛。蓋植族承化侯以三別抄軍叛也。二日。世子憲復報言。叛兵據江
華島。宜率軍水陸進擊之。是日晚。植報叛兵悉遁去。三日。世子憲報。叛兵刦府
庫。燒圖籍。逃入海中。行省使人覘江華島中。百姓皆空。島之東南相距四十里。
叛兵乘船候風。勢欲遁。於是卽命乃顏率眾追擊。七月二十日。丞相安童等奉

頭輦哥等遣大託忙古解來言。令阿海領軍一千五百屯王京。伺察其國中。遂以阿海爲安撫使。十一月二十五日。中書省奏。於高麗設置屯田經略司。以忻都史樞爲鳳州等處經略使。領軍五千。屯田於金州。又令洪茶邱以舊領民二千屯田。阿刺帖木兒爲副經略司。總轄之。而罷阿海軍閏。十一月下詔諭王植曰。上天眷命皇帝聖旨。諭高麗國王王植。據陪臣元傳等奏陳。頭輦哥國王爲頭行省官員數事。及今明辯。俱是妄說。復謂非親聞親見。蓋得之於他人。此殆非卿意。皆若輩小人所爲。曩者卿嘗謂朕。母聽小人之言。朕特諭卿。朕於小人之言。或曾誤聽。第朕不自知。卿慎勿聽也。自今觀之。卿聽小人之事。寧非顯然。若輩小人。又陳設前代故事。暨祖宗法度。雖有前代故事。或卿祖宗法度。其中豈無善與不善。當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可也。朕於卿豈用不善之心。若欲用不善之心。當在前年去年矣。至於前年。有人言高麗與南宋。日本。往來交通。嘗以問卿。卿惑於小人之言。以無有爲對。今歲卻南宋船來。卿私地

發遣。迨行省至詰。始言不令行省知會。是爲過錯。父見有將到日本國歸附高麗之人。說往者日本歲貢高麗。又前年。卿承當括兵造船。至今未有成效。託以林衍擅權。事非由己。脫若此後。再用小人。卿寧復欲指以爲辭。卿國小。卿是一國之主。黜陟威福。或是與非。當自己出。如專任不善之人。行爲不善之事。止及卿身。若夫天道悠遠。事之未來者。人孰預知。就人事論之。若輩小人。於卿猶擅廢立。況已後。於卿子孫。豈肯盡心輔佐。朕與卿旣爲一家。可乘此時。藉國家之力。以威遠人。自茲以往。或先有事南宋。或先有事日本。若兵馬船艦資糧。宜早措置。儻依前託辭。以管辦爲難。先自效願赴事功之人。甚眾。卿其審思之。是月。又詔植曰。嚮嘗遺信使。通問日本。不謂執迷。固難以善言開諭。此卿所知。將經略於彼。勅有司發卒屯田。爲進取之計。庶免爾他日轉輸之勞。仍護遣使持書。先示招懷。卿其悉心盡慮。裨贊方略。期於有成。以稱朕意。初。林衍之變。百姓驚擾。至是下詔撫慰之曰。諭高麗王王植。頃以林衍叛逆。乃命將出師。撫定爾國。

罪人殲滅。卿已奠居故京。東方無復事矣。然念罹眾變。故東土之人。無不驚擾。自茲以往。卿其保全生聚。諭以朕意。俾生業母或妄生猜釁。十二月二日。下詔諭植。送我使通好日本曰。朕惟日本自昔通好中國。實相密邇。故嘗詔卿道達去使。講信修睦。爲渠疆吏所梗。竟不獲明諭朕意。後以林衍之亂。故不暇及。今旣輯寧。爾家遣少中大夫祕書監趙良弼。充國信使。期於必達。仍以忽林失。王國昌。洪茶邱。將兵送抵海上。比國信使還。姑令金州等處屯駐。所需糧餉。卿專委官赴彼。遂近供給。并鳩集金州旁左船艦於金州。需待無致稽緩匱乏。

八年正月十二日。植遣其樞密使金諫。奉表來見。請結婚。四月上降旨。諭植曰。據忻都。白羊奏。若添與軍。比及天氣暄熱霖雨。發時將反賊收附。朕爲此閒軍民。比及暄熱霖雨已前。不能到彼。卿於側近軍民。卽便僉起軍六千人。分付攻取珍島。若軍事早畢。於卿百姓便益。五月詔諭植曰。嚮嘗遣陪臣印公秀上表奏陳。小邦蓄積。就陸之日。悉爲逆賊攘奪。又因供億王師。罄盡無餘。斂及中外。

臣民甚是艱窘。而又耕牛不蕃。徵索未便。及勅有司遣官前往體問。卿方上表。謂軍馬接秋糧餉限。以力盡受飢屯牛農器等。漸次當依元數。則前奏豈非虛妄。且匹夫一言不誠。尙恐不爲人所信。卿一國臣民之主。敷奏不實可乎。然爾後慎勿復再。卿又云。此百姓皆皇帝之百姓。使其失業。不堪勞苦。且恐有貳於盜賊。若不揆力陳實。早達宸所以至困難。誰任其責。蓋由爾不令之人。肆爲叛逆。未免軍民俱勞。已爲一家。初無內外之間。如撫定之後。豈肯坐視人民困苦。而不加恤哉。尙體至懷。益殫誠赤。是月。經略使忻都等。攻破承化公斬之。初忻都史樞洪茶邱。往攻珍島。賊列戰艦於島之北岸。樞曰。今兇豎跳梁。未可力爭。況夏暑方熾。海氣鬱蒸。弓力緩。卒難爲用。誠因此時。分軍爲三隊。多張旗幟。以爲疑兵。吾與諸軍潛師以出。直挫其鋒。以趨珍島。破之必矣。遣使以聞。且乞火槍火礮及諸攻戰之具。上從之。既而與賊戰。大敗。禽斬之。其黨金通精走耽羅。六月六日。植遣其上將軍鄭子璵。進表謝攻珍島。是月。世子愬率其尙書右丞

宋玢。軍器監薛分儉等。衣冠胤胄二十八人。入侍天庭。八月十一日。忽林失至高麗。赴鎮邊合浦縣屯所。九月六日。植遣其通事別將徐稱。導送宣撫趙良弼。使日本。十月九日。達魯花赤脫脫兒卒。是月。遣愬還國。十一日。植遣同知樞密院事李昌慶。奉表謝允婚事。

九年正月十日。植遣其別將白鋸。偕張鐸等十二人。奉表來見。是月。特進上柱國高麗世子王愬。狀言林衍之能擅權倔强者。專以左邊右邊及神義軍等三別抄故也。及其死也。其子惟茂傳繼。詔發官軍討之。行省入小邦境土。先遣徹都官人曹外郎及本國尙書鄭子璵。李玢禧等。往諭詔旨。惟茂竟不祇奉。益堅據江華城。分遣三別抄人。使外官州郡。促入島嶼山城而固守。當是時。無敢議者。尙書右丞宋玢。玢父上將軍松禮。慷慨自奮。欲殺惟茂。而玢幸爲將軍。統神義軍別抄。故往年五月十四日夜。宿向前軍所。及夜半。松禮與衍之壘洪文系。克期會到。玢使神義軍屬松禮。卽刻玢先率不多人。突入左右邊三別抄所。

密諭而能合眾心。比曉與三別抄攻破惟茂家滅之。是月十七日與洪文系偕行詣國王趙平章行軍路次寶山站告之。念我小邦自入江華以來往往以陸地詔示因循未奉者迺累世權臣專欲而不顧國便故耳。況惟茂多率食客與三別抄拒違詔命也。玢不顧萬死與父松禮同盡心力一朝掃除然後京都能出古基事上朝益勤。玢父子之功實不小矣。伏聞聖朝凡有功者賞延於世。況自成功者也。今憚還國欲庇船楫與軍糧必以宋玢經略事務須佩大朝章服以耀民望。況玢曾有大功竊希望澤伏望中書省詳照敷奏天聰二月十三日植致書於日本國王使通好天朝是月遣郎中不花馬璘等使高麗諭以供輸戰艦軍糧事。四月達魯花赤李益至高麗。

十年四月二十八日經略使忻都同洪茶邱領兵入海攻拔耽羅賊城禽金通精等奉旨誅之。初承化公既死其黨金通精復叛引軍突入耽羅拒守時侍衛親軍千戶王岑奉旨赴高麗與國王及洪茶邱同議取耽羅叛賊茶邱因陳高

麗王京。多有通精親戚。可遣招誘。若不從命。則以軍力擊之不晚。事聞。奉旨。命茶邱於全羅道訪得通精姪金永等七人。使招通精。通精與本國星主等不從。盡殺使命。惟留永。至是。忻都等奉聖旨攻拔。伏誅。六月。植遣其大將軍金忻。表奏攻破濟州。九月三日。副達魯花赤焦天翼。政滿還朝。十二月。以周世昌。充副達魯花赤。

十一年三月四日。遣木速塔八撒木合。持詔使高麗。僉軍五千六百人。助征日本。五月十一日。公主忽都魯怯里迷石。降於世子愬。七月。高麗國樞密院副使奇蘊。奉表告王植薨。是月。詔世子愬襲爵。詔曰。諭高麗國王宗族及大小官員百姓人等。國王王植在日。屢言世子愬可以承替。今令世子王愬。承襲高麗國王勾當。凡在所屬。並聽節制。八月二十五日。世子愬還國。是日。襲位。九月二十四日。愬遣其齊安侯王淑。進表謝襲位。十一月五日。公主入京城。是月。愬遣判閭門事李信孫等。進表謝。十二月。以黑的爲高麗國達魯花赤。二十一日。達魯

花赤李益受代還朝。

十二年二月八日周世昌卒七月黑的還朝十一月遣使諭愷改官職名號是月愷遣帶方侯王濬率衣冠子弟二十人入侍以石抹天衢充副達魯花赤十三年七月二十日愷遣其僉議中贊金方慶奉表賀平南宋十一月愷遣其判祕書寺事朱悅奉表奏改名濬元史外夷傳十四年正月金方慶等爲亂命愷治之仍命忻都洪茶邱飭兵預備。

十五年二月中書省奏高麗王濬言達魯花赤石抹天衢任滿未替乞復畱三年從之是春東征元帥府請於忠清全羅諸處屯兵以鎮外夷初高麗國大將軍韋德儒盧進義訴侍中金方慶與其子慢愷恂壻趙卡等陰養士卒四百人匿鎧仗器械造戰艦積糧餉欲謀作亂東征元帥府捕方慶等按驗得實流諸海隅至是上言高麗初服民心未安可發征日本回卒二千七百人置長吏屯忠清全羅諸處以鎮撫獠夷以安其民復令士卒備牛畜耒耜爲來歲屯田之

計。今歲糧餉。姑令高麗國給之。議上。樞密院奏聞。七月二十日。中書省奏改鑄駙馬高麗王印。以賜贍。上從之。元史外夷傳。十六年正月。勅其國置大灰艾州。東京柳石李落四驛。十七年五月。贍以民饑乞貸糧萬石。從之。七月。以其國初置驛站。民乏食。命給糧。歲仍禁使臣往來。勿求索飲食。十月。加贍開府儀同三司中書左丞相行中書省事。

十八年二月。贍上言。本國必闔赤。不諳行移文字。請於天朝吏員內除郎中員外郎各一員爲參佐。是月。換給贍宣命職銜。增駙馬字。從所請也。元史外夷傳。六月。贍言。國置驛馬四十。民畜凋弊。勅並爲二十站。仍給馬價八百錠。八月。陞其僉議府爲從三品。十一月。金州等處置鎮邊萬戶。以控制日本。

十九年正月十五日。以蒙古軍五百人戍高麗之金州。先是。日本國寇高麗邊海郡邑。燒人居室。掠人子女而去。至是。其國王上言。請發閭里帖木兒麾下蒙古軍五百人於金州匣不合。以備鎮戍。樞密院奏。奉旨准。元史外夷傳。二十年

五月。立征東行中書省。以高麗國王與阿塔海共事。

二十八年五月二十日。中書省奏。命王贍之子諒爲世子。元史外夷傳。五月。以

贍子諒爲世子。授特進上柱國。賜銀印。十月。以其國饑。給以米二十萬斛。

三十年二月中書省奏。高麗王贍遣使來奏。復更名贍。及乞功臣號。從之。制曰。
特進上柱國開府儀同三司。征東行中書省左丞相。駙馬高麗王王贍。世守王爵。選尙我家。載旌藩屏之功。宜示褒嘉之寵。可賜號推忠宣力定遠功臣。餘如故。益懋厥勳。對揚休命。十一月十七日。贍來朝。元史外夷傳。成宗元貞二年七月。陞其僉議司爲二品。

成宗皇帝大德元年。十一月。封贍爲逸壽王。以世子諒爲高麗王。從所請也。詔曰。咨爾推忠宣力定遠功臣。特進上柱國開府儀同三司。征東行中書省左丞相。駙馬高麗國王王贍。恪居藩翰。茂著勳庸。宣力我家。歷年茲久。比陳衰疾。冀脫煩勞。乞疏嗣爵之恩。將爲逸老之計。載惟忠懇。宜賜允從。其封世子諒爲高

麗國王可授卿推忠宣力定遠保節功臣開府儀同三司太尉駙馬上柱國逸壽王卿雖耆年國之重務尙資訓導迄用有成於戲全始全終既被殊常之眷惟忠惟孝勉思報效之勤祇服寵光益綏福履封諒詔曰咨爾儀同三司上柱國高麗王世子諒挺秀東藩聯芳右戚迺眷親賢之懿宜膺世爵之傳可授開府儀同三司征東行中書省左丞相駙馬上柱國高麗國王寵命祇承勉篤忠貞之義前休克配母忘孝敬之誠又詔宣諭其國曰諭高麗國宗族國吏諸色人等邇者高麗國王王矩遣使表陳春秋方耄憂恙交攻慮庶務之煩勞期息肩於重負乞令世子諒襲爵朕以王矩嗣守東土垂三十年累效忠勤勳勞茂著矜其誠懇特賜允俞授世子開府儀同三司征東行中書省左丞相駙馬上柱國高麗王仍授王矩推忠宣力定遠保節功臣開府儀同三司太尉駙馬上柱國逸壽王以示優崇之意國有重務尙須訓勵聿底於成咨爾臣民體予至意二月七日中書省奏諒有罪當廢復以其父矩爲王

三年正月十日丞相完澤等奏高麗王諒有罪先遣吉丁等往詰問之今吉丁回言世祖時或言高麗僭設省院臺有旨罷之其國遂改立僉議府密直司監察司今諒加其臣趙仁規司徒司空侍中之職又距給仁規赦九死獎諭文書又擅寫皇朝帝系自造曆日加其女爲令妃又立資政院以崔冲紹爲興祿大夫又嘗奉太后懿旨公主與諒兩位下怯薛解合併爲一諒不奉旨諒又擅殺千戶金呂而以其金符給宦者木合兒又仁規進女侍諒有巫蠱之事今乞將仁規冲紹發付京兆鞏昌兩路羈管安置不得他適距行事不法諒年少妄殺無辜乞降詔戒飭上曰仁規杖二十七冲紹三十七而遣之詔辭當加嚴厲二月下詔諭高麗王王距并闔境臣民人等曰比者奉使回奏本國陪臣趙仁規等所行不法及事有不遵典制合行釐正者據仁規等罪已飭中書省量輕重決遣自今以始卿其勉遵守國之規益謹畏天之戒凡在官者名勤乃事協力匡贊勿蹈前非自干刑憲繙黃土庶各安其業所有釐正事理條列於後

先朝已定官府及受宣人員。毋得變更。中間有所擅自更易者。卽行改正。一。
命官有罪。須具事情本末聞奏。毋得輒行殺戮。一。奉使奏設本國臣庶。曾經
世子流竄海島。及斷沒人數有無罪犯。從國王分棟審錄。合改正者。卽與改正。
五月十九日。中書省奏。哈散奉使高麗回言。其國王不能彈壓其眾。朝廷差官
共理之可也。臣等議。宜復立征東行省。從之。命闊里吉思爲高麗行省平章政
事。九月。距上表陳情。

四年三月。闊里吉思上言。僉議司官不肯供報民戶版籍。州縣疆界。本國橫科
暴斂。民少官多。刑罰不一。若止依本俗行事。實難撫治。

五年二月。罷行省官。詔諭高麗國王王距曰。向以爾國自作弗靖。遣平章政事
闊里吉思等。權令與王共事。以鎮遏之。非欲久任於彼。今悉命赴朝廷。闊里吉
思所言。爾國越禮濫罰。官繁民敝。數事中書省別有公移。來表乞不變更祖宗
舊法。朕維先朝以本國官號。與朝廷不殊。已嘗改正。王於是時。卽當以類推之。

事如害義改亦何難。今遣中奉大夫山東東西宣慰使塔茶兒。正議大夫刑部尙書王泰亨。賚詔往諭。王其勉思累朝覆育之恩。以宗國生靈爲念。威福予奪。當自予出。凡事體有未便。民情有未安者。其審圖之。繫爾羣僚。悉心奉正。各修乃職。敢有蹈習前非。專恣不法。王雖爾容。朕必不貸。據省移事理。釐革既定。差官偕去使以聞。

耽羅

世祖皇帝至元六年七月五日。樞密官奉旨。差千戶脫脫兒。王國昌。劉傑。赴高麗地界。相視耽羅等處道路。整點軍兵船艦。令高麗王選差知識海道地面好官領引前去。詔曰。諭高麗國王王植。以其曾有人云。若至耽羅。欲往南宋。并日本。道路甚易。今復遣明威將軍都統脫脫兒。武德將軍統領王國昌。武略將軍副統領劉傑。就彼點整卿所備軍兵船隻。并先行相視耽羅等處道路。卿當應副大船。可選堪委見職正官。務要引送道達。以副朕懷。

九年三月。鐵匠高樓等上黑山耽羅等海道圖本。就中書省圓看過議定。省院臺等同奏。黑山耽羅公事。臣等議得。宜先取耽羅。若先取黑山。賊兵橫截而入。恐我軍失利。高麗王亦稱。乞上司添力併除耽羅。前者已有表聞。今鴉鶻劉往黑山一節。不須及。止議高麗王所說。若取耽羅。彼有船隻。氣力多少。我軍合用幾何。鴉鶻劉不必與名位。且令作使。俟回還征進時。與名位。又察忽弟兄。皆在彼處。人深知彼中事勢。察忽見在金州。宜令來王京。與其弟兄及共事之人。商議所知事務。悉令上奏。並奉聖旨。從之。十一月十五日。中書省奏。先奉旨議耽羅日本事。臣等同樞密院官詢問。有自南國經由日本來者。耽羅人三名。畫到圖本。稱日本太宰府等處下船之地。俱可下岸。約用軍二三萬。臣等謂若先事日本。未見本國順逆之情。恐有後詞。可先平訖耽羅賊寇。然後若日本國果不放趙良弼等返國。徐當再議。似無後患。又兼耽羅國王曾來朝。見今叛賊逐其主。占據城郭。義當先平。上曰。察忽先令人入耽羅。今回未。臣僚奏未回。上曰。其

人回日。若耽羅歸順。夫復何言。又奏。其人回而不歸順。竊恐遲誤軍事。上曰。行之。至如耽羅歸順不用兵。別亦有調用之處。卿等議合用多少兵力。回奏。臣等約量本處屯田軍可擣二千。復於漢軍內選三二千人。船中載馬費力。蒙古軍可少。差高麗國合僉五六千。共一萬餘軍可矣。上曰。武衛軍差二千。卿等更議餘者。

十年正月四日。左丞相名缺奏。臣等與察忽議。二月初至三月半。征耽羅爲宜。奉聖旨從之。上又曰。可令察忽去。張左丞再奏。臣等議征耽羅軍。將爲長者忻都。第二武衛軍鄭也可拔都兒。第三察忽亦奉旨準。三月十九日。趙平章等奏。高麗王上言。欽蒙聖慈。令伐耽羅賊寇。若賴上威靈。平定其地。伏望下令官軍。必以殲殄逆種爲期。濟州百姓。乞禁其虜掠。置諸生地。奉旨。依奏諭之。四月九日。經略使忻都。史樞及洪茶邱等。率兵船大小計一百。令八艘進發。二十八日攻破耽羅。賊黨悉平。朝廷於其地立耽羅招討司。屯鎮邊軍一千七百人。其貢

賦。每歲進毛施布百匹。後改爲軍民都達魯花赤總管府。尋又改爲軍民安撫司。

三十一年五月二十九日丞相完澤等奏。高麗王上言。耽羅之地。自其祖宗以來。臣屬其國。林衍逆黨既平之後。尹邦寶以計求經歷朝廷乞仍舊臣等不知其詳。雙叔輩當知之。俟詢問明白。果無窒礙。別奉畀之上曰。此小事何必多言。可使還屬高麗。

以上出永樂大典四千四百四十六

右元經世大典政典中征伐類高麗一門。萍卿文道希學士從永樂大典卷四千四百四十六鈔出。中有以元史外夷傳補者亦出學士手傳藏膠州柯鳳蓀京卿所。京卿修新元史畢。以此寄上虞羅叔言參事。參事復寄余者案元史高麗傳亦據此修。而簡略殊甚。元文類亦僅載敍錄一篇。今永樂大典散佚。此卷已成孤本。亟刊行之。以與大元海運馬政二記並行焉。丁巳三月海寧王國維記。

國家圖書館



003877480



25.703

535

6

籍